

红色双珠团窠对兽对禽富贵字纹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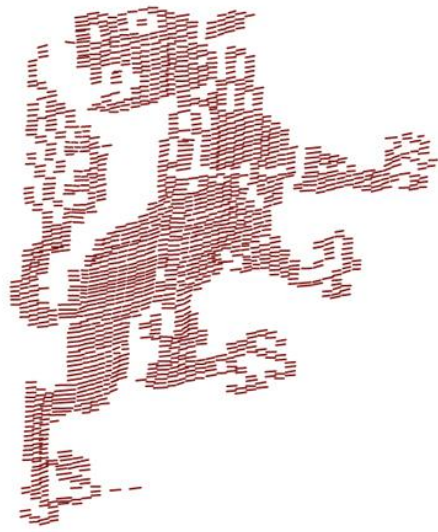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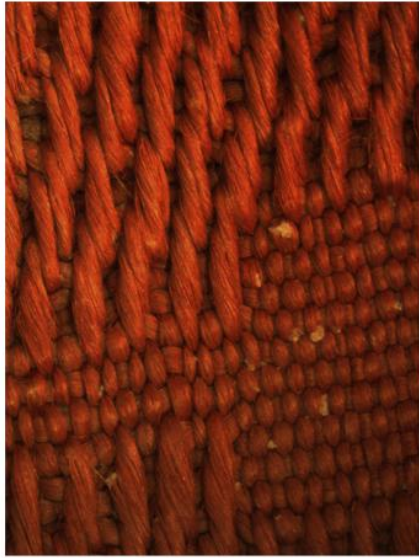
谢涛 谢静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藏有红色双珠团窠对兽对禽富贵字纹绮织物 6 片，均为残片。其中有 2 片经过修复，以编号 MFB003960（古 90）的这件最为完整。此件藏品上下为幅边（0.6cm），幅宽约 49cm，幅宽内图案保存相对完整。根据《通典》记载，唐制“布帛皆阔尺八寸、长四丈为匹”。从唐尺一尺约为 30cm 计，其幅宽一般在 50cm 上下。这件藏品的幅宽与当时的布匹幅宽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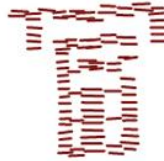


整体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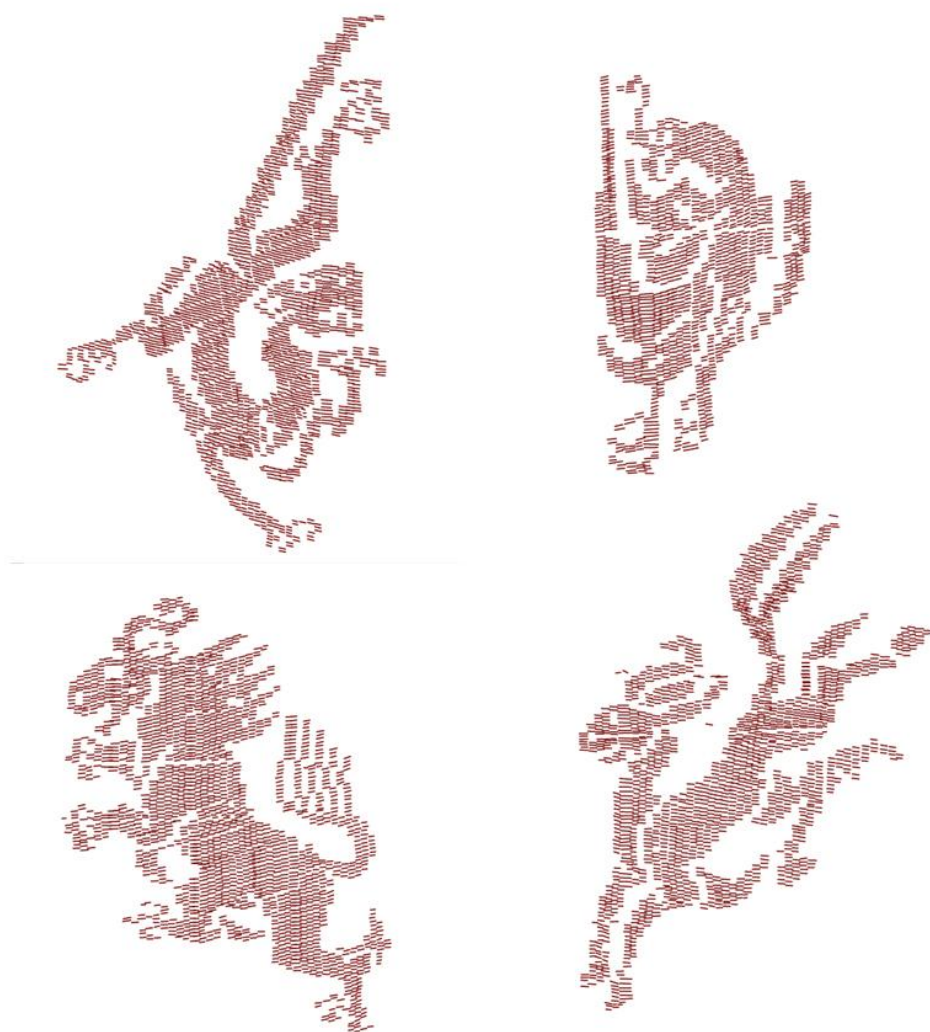
此件织物图案以红色为地，团窠内主题图案及宾花呈现出比地色更深的红色。其每幅内有 2 个独立团窠，团窠为沿经向稍扁的椭圆形，作散点排列。其团窠有两层联珠，外层联珠为较大的空心珠，32 颗；内层为较小的实心珠，54 颗。团窠内置两对兽或禽，并有文字“富”“贵”。中间的宾花图案为对龙，对龙中间为文字“大富利”，两侧靠幅边的宾花图案为对鸟。图案为纬视图，沿经向循环。由于织物背面的组织较为规整、清晰，而且平纹起花的织织物，正反面所呈现的图案一致，因此根据背面经浮线将图案进行了勾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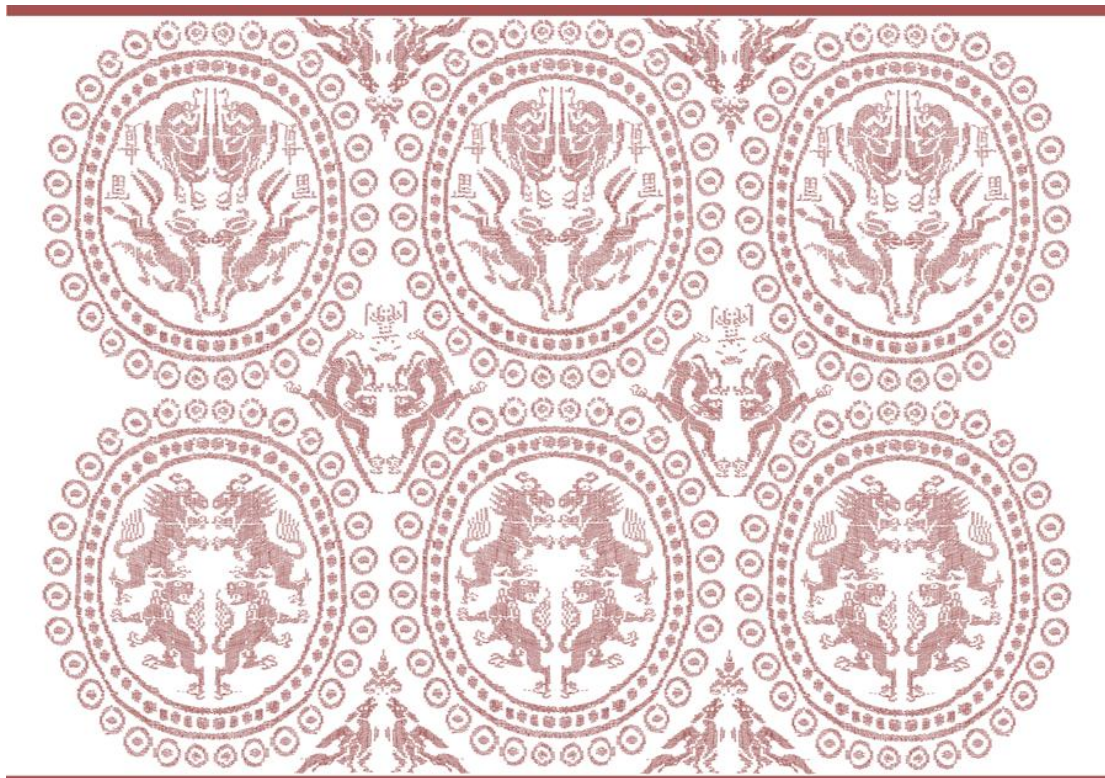
织物背面显微图及软件绘图



织物上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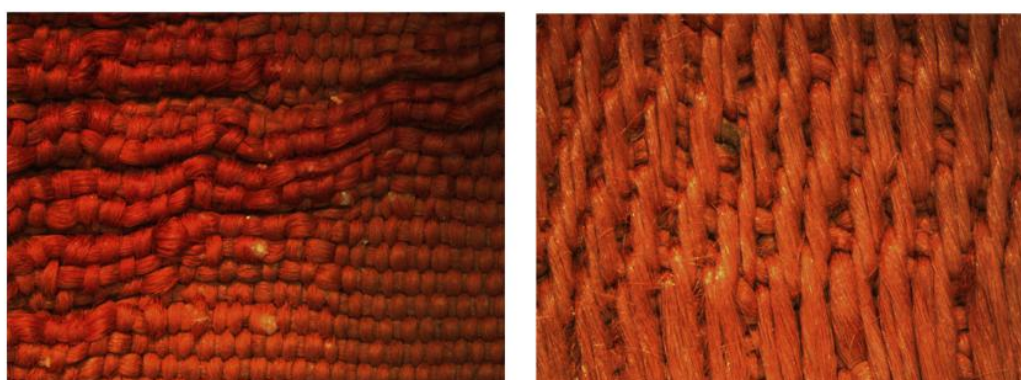


织物上的部分动物图案



织物图案排列图

此件织物的组织结构为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织织物，经密大于纬密，经线明显加有“S”捻，纱线加“S”是中原织造的技术特征。馆藏此件织物与中国丝绸博物馆所藏对兽纹绮无论图案还是组织结构都相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红色联珠对兽纹绮，为“在平纹地上以纬重平组织显花，并利用由组织产生的经纬线不同缩率，而使织物表面起花部分呈现横向凸纹效果，反面则由经浮长形成光滑的背衬。”^[1]，可与馆藏织物结合起来研究。



织物正面显微图（左）及背面显微图（右）

此件联珠纹图案中的某些元素明显呈现出时代特点。团窠内有多对动物排列，

团窠外的辅花也为成对动物的图案样式，这主要发现于北朝至隋时期。另外，新疆阿斯塔那 170 号墓地出土的团窠狮纹绮，其组织结构与此件织物一致，主题图案也较为相似，年代为 6 世纪晚期^[2]。因此，账上记录此件藏品年代为北朝时期是合理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绫、绮是仅次于锦的高级织物，依据律令，其服用有所限制^{[3]160}，可见绮织物在当时的地位。从此件藏品的图案来看，其对动物的造型把握准确、生动，可见已达到了一个顶峰。隋唐时期图案题材从早期的动物纹样转向动、植物纹样并重，动物纹样则从兽类纹样转向飞禽类纹样为主^{[3]185}。此件织物上的图案很好地反映出这一特点。

参考文献：

- [1] 赵丰, 齐东方. 锦上胡风-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 (4-8 世纪)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17.
- [2] 赵丰, 万芳, 王乐, 王博. TAM170 出土丝织品的分析与研究[J]. 吐鲁番学研究, 2009 年 11 期.
- [3] 赵丰. 中国丝绸通史[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